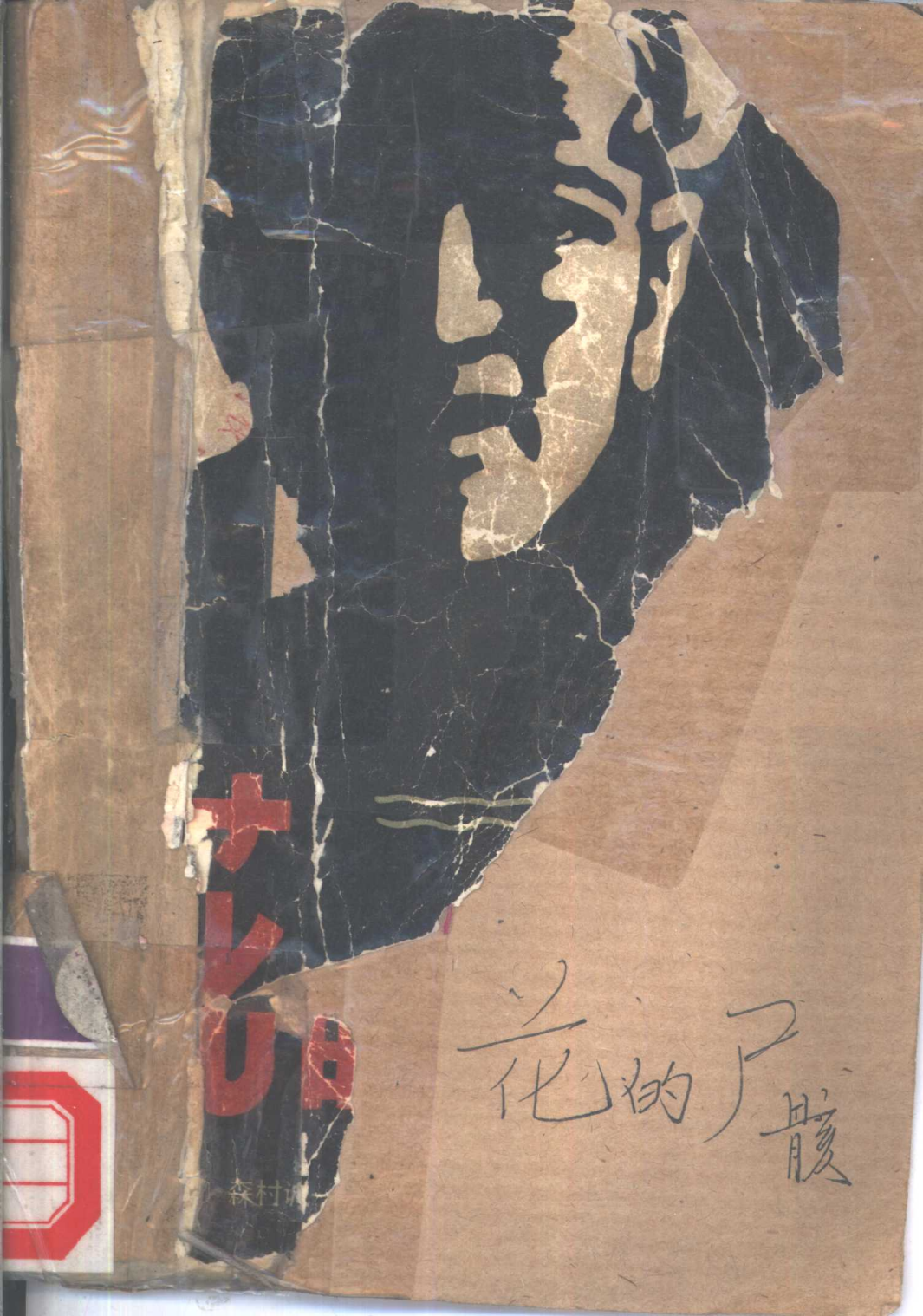




花の尸骸

森村誠

4027

1313

14

花

的
尸
骸

森村誠一

花の骸

花的尸骸

〔日〕森村誠一 著

朱金和 译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50,000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5,800

统一书号: 10116·874 定价: 0.97元

内 容 提 要

《花的尸骸》是日本当代本格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的重要作品之一。如同森村氏的其它作品一样，本书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社会派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色而著称，可与其代表作《人性的证明》相媲美。

书中写了两个案件：

三个农民为生活所逼，进城打短工，因为不堪忍受工头的剥削，逃离工地，流落东京，走投无路；其中的一个不幸惨遭杀害，弄得家破人亡；……是谁，为了什么，竟要置他于死地？

靠高利贷起家的黑金库头目金崎，与政界、财界和官场的大亨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操纵国际人贩组织，偷运外籍女人，公开经营“美人伴侣俱乐部”，暗中专干肮脏的卖淫勾当；在他们的淫窟中，一个外籍姑娘竟被残酷害死；……是谁，为了什么，要对她下如此毒手？

作家以巧妙的构思，将这两个案件组织在一起，细致地描写了两位富于正义感的便衣警察侦破工作的全过程；本书情节曲折离奇，故事引人入胜，比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当代社会的黑暗和弊端；作家对日本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而对上层的腐败则表示愤懑，具有一定的认识、教育意义。

责任编辑：梁友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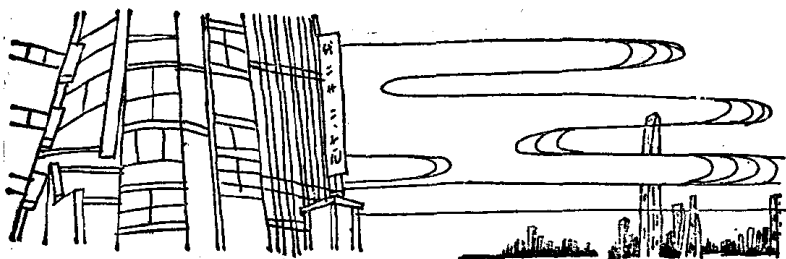
封面插图：孟嘉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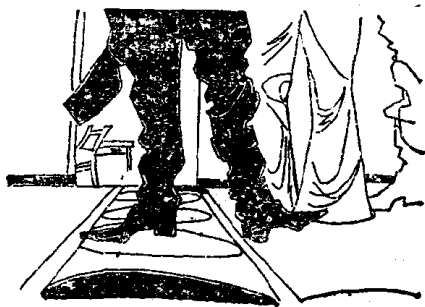
目 录

短工行窃.....	1
惨死异乡.....	11
案件根源.....	41
证人迷途.....	62
伪装结婚.....	93
幽灵牧场.....	109
偷渡之梦.....	129
傀儡之家.....	145
秘密情妇.....	166
禁忌共有.....	179
凶相毕露.....	191

管鲍之交.....	203
伤人未遂.....	216
故乡踪迹.....	233
花之搜索.....	256
无夫受孕.....	287
张冠李戴.....	308
远走高飞.....	324
紧追不舍.....	345
轮转之花.....	354



短工行窃



“去偷吧？”

这三个人正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听到这句话，顿时深受启发。于是，一个以社会为敌的念头在他们的脑子里萌芽，而且迅速形成了。

他们兜里的钱总共才只有三千日元，连买一张回北方故乡的火车票还不够。打今晚起，最便宜的小客栈也住不起了。

“到哪儿去偷呢？”

另外一个看了看四周，然后又望着刚才说话的那一个男人。

“那还用说，当然是找有钱的大户人家！”

说这话的是第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的年纪都在四十上下，一个个显得精疲力竭。他们的个儿跟他们刚才讲话的顺序一样，一个比一个高。面容憔悴、粗糙，胡子拉碴。西服满是折皱，裤子膝盖处已磨光发亮，手里都提着拎包和包裹。

一眼就可看出他们是来城市打短工的北方农民。就算是短工吧，他们也显得过于疲惫困倦了。一般说来，打短工的

人在离城回乡时，钱包里总是鼓鼓囊囊的，而且又即将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因此内心总是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城市里严酷的劳动，使短工们的身体精疲力尽，然而他们的情绪却是高昂的。行李里都塞满了买给家属的礼物。在候车的时候，伙伴们轮流端起一升酒瓶开怀痛饮，笑声朗朗，从未间断。

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了故乡的家里，回到了亲人的身边。离上车还有一段时间，他们等待得实在不耐烦了，就在月台上或者在回乡探亲者专用的候车帐篷里摆开了酒宴。

可是，这三个人丝毫没有那种喜悦，相反，一种难以摆脱的绝望和困乏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大约两个月前，他们来到了东京。这三个男人在家乡是近邻，他们听信了“日薪五千、负担路费、宿舍舒适”之类的商业宣传，在春耕告一段落之后，相约着来到了城里打短工。

“如今的世道，哪儿有这么美的事儿，孩子他爹，别去算了！”

他们的妻子苦苦劝说，可是金钱对他们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一天五千日元，如果省吃俭用，至少可净剩四千五百日元。干十天就有四万五千日元，三个月就超过四十万日元。弄到四十万，既能购买彩色电视机，又能添置电冰箱，还可以给妻子儿女买件漂亮衣服。

今年经济不景气，招工人数比历年都少，找工作不那么容易。

这地方的每个家庭几乎都靠打短工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本来就是一家一户的小自耕农，各自拥有的土地还不到一公顷。这里土地贫瘠，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为白雪覆盖，除了种植大米以外，还可种些耐寒的小米和豆类。由于政府采取缩减种植面积的政策，农民种大米的热情正日见衰退。再说，国家或者垄断资本正在各地大兴土木，弃农做工的农家也越来越多，原先农民的那种“生死不离土地”的传统观念已经消失了。

每天披星戴月，跟泥巴打交道，农业生产委实艰辛。可是种出来的大米必须全部卖给国家，自己不能自由交易。蔬菜价格又浮动不定。进城打短工，马上就有现金收入，远比死赖在土地上从事严酷而又徒劳无益的耕作要实惠得多。

如今由于电视普及而出现的城市化现象，甚至影响到偏僻地区从事农业和渔业的那些家庭，打乱了他们那简朴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通过电视，接受了现代文化生活的熏陶，虽然身处穷乡僻壤，也与城市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渴望弄到一笔钱来维持最低生活，或者把生活提高到城市水平。于是，农民进城打短工就习以为常，而且趋向于长期化了。

本来农民仅仅是在农闲时节外出打短工，现在有的地方居然一年四季都在干。同样，招工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招工头多半要听从当地农民的要求，如今年景不佳，农民一般都要服从招工头提出的条件。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农民当然满心欢喜，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心里早已远离了土地，不愿再象以前那样老实实在地回到田里去从事耕耘。

打短工不仅从土地上夺走了农民，而且腐蚀了他们的心灵。

总之，他们三个人选择了一个待遇较好的招工头。招工头实际上是中间人，跟职业介绍所毫无关系。他们不知道这种“有证斡旋业者”是否登记注册过，但他们竟相信了他，因此便提出了申请。不通过职业介绍所，可不交所得税，这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

快出发的时候，招工头通知说：到工地宿舍的旅费暂由打短工的自理。无可奈何，只得掏空口袋，拼拼凑凑，买了去东京的火车票。

“一赚到钱就寄回来，好好看着家！”他们在汽车站对前来送行的妻子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直到汽车消失，妻子还伫立在田野汽车站目送着远去的亲人，那情景真是叫人感到凄楚可怜。为了给丈夫买去东京的车票，妻子甚至把孩子的伙食费都贴了进去。不管怎样，也得想方设法寄钱回家。

招工头把他们带到靠近东京都和埼玉县交界处的一个工地宿舍。宿舍如同临时搭起来的木板工棚，破破烂烂，屋外下雨，屋内就要撑伞。十个人挤在十二张垫席^①大的地方，跟“沙丁鱼罐头”没有什么两样。

短工的活计一般是整理整理建筑场地，或者挖挖地基。虽然日薪按合同规定付给五千日元，可是每周只干三天，另外四天无事闲着，伙食费和最低生活费还得照样支出。

这叫做“统包统扣式”。伙食费、洗澡费、被褥租用费，直至肥皂、毛巾、手纸等费用都从日薪中一一扣除。这种“统包统扣式”的费用要高出市价二、三成。另外，转包建筑的工头还要从承包商发给雇工们的日薪中抽去一成的照料

① 垫席：日本计算房屋面积的单位，俗称“榻榻米”。

金。这样七折八扣，到短工们手里已所剩无几了。如果能有点积余，还算运气；倘若一连几天都没活儿干，就只好请求预支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这儿坚持了两个月。他们很清楚，由于不景气席卷全国，即使逃离工地到别处去，希望也很渺茫。再说又不能抱怨诉苦，指责转包工头违反合同。万一言语有失，得罪了人，说不定还有大祸临头。工地上笼罩着的就是这种气氛。

工地宿舍的经营者多半是流氓无赖。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坚持了两个月，各人都给家里寄了四万日元，自己手头只留下四万日元。

有一天，他们三个人避开监工，偷偷商量起来。

“我们回家吧。”

“是啊！再干下去，钱要花光啦！”

“万一生病，还要倒贴！”

虽然连原先计划的五分之一都没有赚到手，不过没生病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伙食糟糕透顶，生活环境相当恶劣，这样下去，身体都要拖垮了。

这样，他们三人悄悄离开了工地宿舍，终于从险恶的监工面前逃走了。

因为是合同期未滿就擅自回乡，当然领不到回家的旅费。要是能这样回到家乡，他们至少还可以让家属看到自己已经平安回乡以及那仅有的四万日元。可是，来到上野火车站，他们吃了个闭门羹；国营铁路职工罢工，所有的列车都静静地停在铁轨上。

他们早已从工地宿舍的电视里知道了罢工的消息，不过

估计过于乐观，总以为不会持续这么久。他们还抱有幻想，总指望明天也许会发车，于是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客栈里住了下来。客栈虽小，光住一天就得付三千日元。一天只吃二顿面条，也要花三千五百日元。每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杂费也很可观。

罢工还在继续。国铁工会和政府方面都各执一词。夹在中间遭罪的却是普通公民，尤其是象他们这样弱小的公民。

兜里的血汗钱一天比一天少。火车不通，本来也可以乘汽车。当他们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钱已寥寥无几了。何况，乘长途汽车到终点站下车，也只走了一半路；剩下的一半路，因为罢工，火车同样不通。

他们赶到城市里临时工救援办事处，只见里面挤满了由于罢工而被堵在城里的回乡者，看来在这里也无济于事。他们听说山谷^①那儿有便宜的旅店，可是那地方让人觉得可怕，压根儿就不想去。

不如就睡在地下铁道里将就几天再说吧！刚想出这个主意，就听说罢工即将解决，可是他们身边已经没有钱了。即便火车通车，可他们也无钱买票。国营铁路决不会补偿群众由于罢工而蒙受的经济损失。

他们仿佛想起了离家前妻子省下孩子的伙食费，给自己买车票时的情景，心里很不安，难道就这样厚着脸皮，身无分文地回去吗？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灿烂夺目的霓虹灯调皮似地闪烁发亮。城市就象一只巨大的银容器，里面陈列着满足人类

① 山谷：地名。

欲望的物质、妙龄的女郎，以及名誉地位，真是应有尽有。然而他们却捞不到半点儿油水。其实，只要有其中的一小块碎片，不，一小颗微粒，就足以使他们一家人得到温饱。

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东西就在面前，但他们想也不敢想把它攫为己有。在希望得到的东西和他们之间，张着一张可望而不可逾越的透明的薄膜。

要越过它，他们就必须违反社会的意志。然而至今他们还从未尝到过犯罪的甜头，就象处女膜还从未自彼岸送来甘美诱人的馥香一样。

“做小偷去吧？”

一听有人这么说，动摇徘徊的伙伴们都下定了决心，他们已被诱惑的触手牢牢地控制住了。

二

既然要做小偷，就得偷有钱人家。可是凡是有钱人家都戒备森严，也许有警卫和猛犬看守。逢场作戏的外行小偷是难以下手的。

东京有千家万户，可是合他们胃口的人家却难以找到。公寓大楼里的居民互相漠不关心，看来是很好的目标。不过另一方面，那里面对陌生人却非常警惕，可以说，他们都是用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每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

他们从门缝里冷眼打量陌生人，通过门上的话筒询问陌生人的来意。如果回答稍有偏差，就休想让户主开门。就算花言巧语使户主开了门，然而警铃跟警卫室直接相通。正因

为他们互相漠不关心，自卫的本能也就更加灵敏发达了。

独门独户的豪华公馆多半豢养着家犬。从院子里的树丛间射出来的灯光温暖而柔和，说明这屋子里的一家人正享受着团聚之乐。这是跟他们毫无缘分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虽然也有家属亲人，可是这种物质丰富的环境同他们生存的世界却有天壤之别。

差一点的人家或者新村住房，也别指望会有多大收获。

一旦畏缩胆怯起来，恐怖的心理就越是膨胀。

“别干了！还是回去吧！”个儿最高的说。

他们把行李寄放在上野火车站的寄物处后，又去四处游逛，继续物色着准备猎获的对象。

“回去？回哪儿去啊？”“中等个儿”问道。

“事到如今，有家难归啊！”“小个儿”补充了一句。

“这也是。不过老在这儿转来转去，警察是会来盘问的。”

“大个儿”说。

“火车票怎么办呢？”“中等个儿”反问。

“再找工作做嘛。”“大个儿”回答说。

“你说说哪儿有工作呢？”“小个儿”又问。

三个人陷入了郁闷的沉默中。他们不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被逼到这种地步的吗？

时间已经很晚了，灯火多半都熄灭了。如果警察发现这三个衣冠不整的男人贼头贼脑地四处流窜，准会前来查问他们。

“啊！饿坏了！”有人这么说。

这句话使大家感到了肌肠辘辘。今天从早到现在，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自下定决心要去做小偷以后，他们一直

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一时竟忘记了饥饿。

这时，恰巧（也许应该说不巧）一阵美味的食物香味随着寒气飘了过来，面条似的香味更使他们垂涎欲滴。

他们追随着香味蹒跚而行，来到了一幢二层楼房前面。它算不上是豪华的公馆，但漂亮整齐，掩映在绿树丛中。透过庭院树丛，灯光隐约可见，屋里人好象还没睡。从风向来看，那食物的香味多半是从这屋子里飘过来的。

一旦复苏的饥饿感在食物香味的刺激下，搅得肠胃咕咕直响。食欲和性欲使他们失去了理智，忘掉了对狗和警卫应有的提防。他们仿佛三条野狗，为食物的香味所吸引。但这三个男人终究没有变成恶狼，这说明他们生性还算善良。

“讲明情况，请人家给一点吃的吧！”

“讲明情况，人家一定会给的。”

“我们又不是小偷，不过想讨一点吃的充充饥。”

三个人一边互相安慰，一边走近那户人家。不用说，竖格子铁门紧紧关闭着，但并不高，能爬得过去。于是他们从门上爬了进去，嗅着香味，沿着屋子的墙脚摸进去。幸好这户人家没有养狗。

刚摸到这里，食物的香味突然消失。香味是这个地方散发出来的，这是的确确的。他们恋恋不舍地在屋子四周转来转去。在墙外看时，这座房子平常一般；进入院子一瞧，它却出人意外地宏伟宽大。那有灯光的角落究竟在哪一边呢，也不得而知；准是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一个死角。

不一会儿，三个人来到了象是厨房的一个地方，一看是拉门，就用手轻轻试拉了一下，门并没有上锁，他们很容易地进入了房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香味并不是从这儿飘出去

的，刚刚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从远处意外的方向传来了唢呐声，原来是一个现已罕见的通宵面摊在它附近转悠。

“哎呀！原来是面摊啊！”

“嗯！不过刚才的香味确实是从这屋里飘出来的。”

“反正已经闯进来了，而且已经走到这里，还是找点吃的再说吧！”

他们压低声音轻声交谈着。虽然已经决心去做小偷，可是连手电都没带；不过也不要紧，这并没有丝毫的不便。他们闯进来的地方正是厨房，冰箱、煤气灶、小桌、碗筷以及各种炊具摆得有条不紊，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主妇或者女佣非常勤快。他们刚要开冰箱门，发现从屋里射出来的灯光照在脚下，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阵轻微的人声。

“里面好象有人！”“大个儿”喃喃地说。

“好象是女人的喊声！”

“如果只有女人，那么既然进来了，不仅能从冰箱里偷点吃的，还可以抢点钞票回去！”“小个儿”说着，从小桌上的刀插上取下菜刀。他个儿最小，看样子胆子却最大。

“喂！你要干什么呀？”

“大个儿”骇然大惊，望着紧握菜刀的“小个儿”。

“没什么，吓唬吓唬她们！不会干什么的。”

“反正先看一看再说。”

看样子“中等个儿”为另一种兴趣所驱使。他们各怀心思慢慢地接近露出灯光的里屋。

惨死异乡



乍一看，睡在人行道旁的象是一个流浪汉。人行道正好在一幢大楼的背阴处，梅雨刚过的炎炎烈日也照射不到，所以这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是城市中司空见惯的街景，行人也不介意，都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这个流浪汉从早上起就一直躺在那儿，有人一清早走过这里时就已看到，所以准是昨天晚上就睡在这里了。其实他躺在那儿的时间比这还早，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

上班的人们早晨打这儿走过，还没下班。广告雇员①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象瞧石块一样瞧着流浪汉。这种职业的人，如果不把行人看作树木或者石块，是不会长期干这个行当的。

① 身背广告牌，到处流动的公司雇员。